柳州集

別傳

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上

非國語序

韓曰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亡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公非之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參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是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闕義予詳者輒附出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

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孫曰揚子參差不齊槩諸聖註云一以聖人之道槩乎之］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韓曰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後而昭王在穆之前國語之敘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爲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語作恭］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

亡國語註云醜類也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滛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周語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

姜氏之戎（韓曰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文王母弟也用人國語依用民）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一本爾下有乎字）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孫曰左氏傳啓蟄而郊註云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孫曰漢書江皐河瀕雖有惡歲無不猥大猥盛也）實之堅好也得其

獲孫曰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詁云盡堅好矣盡齊美矣京庾得其貯京庾一作爾庾孫曰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高丘也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韓曰推進也徒回切禮記天子一推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令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本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天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蓋羞之黃曰三老五更之禮教孝意也三代三恪之立象賢意也餘並不去告朔意也明堂不毀行政意也

以國語考之此當在料民之下

藉田之舉其爲勸率之意深矣子厚獨曰立
是亦足以爲國愚恐無逸之書人主不復聞
農桑之艱最何
以加於守令乎

三川震 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國語註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川竭也韓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
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
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
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自天地之氣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鬲華歷二音爾雅鼎欵足者謂之鬲欵足曲脚也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童曰糜爛也畦汲而灌者必衝盪瀆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一本云是時乞婦老圃者之為也猶足動乎物又況天地之無倪童曰倪端俔陰陽之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童曰澒音求諸

韻皆胡動切並云本集也無別義今獨孤及觀海詩澒洞吞百谷杜子美詩澒洞不可掇杜詩中用澒洞不一淮南子澒濛鴻洞莫知其門許慎註澒讀如項羽之項鴻讀文子贛之贛洞讀如同附之同今按唐人用澒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註轇轕音膠葛

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之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周語

宣王料民 十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籍搜于農隙耨獲亦於籍獮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乎（一本於字下有後字）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韓曰國語無疑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

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則一本作同 臣一本作共）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董曰協合也）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危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孫曰示少示以寡也惡事厭惡政事不能營之之意）讒為夫妄以謗爭後嗣（集注賈誼傳尚有可讒者胡建切傳執事以讒上讒累也女患切）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矣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

已何取于爾也

神降于莘 周語

註曰莘虢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國語 註儀匹也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之生穆王也 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士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

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韓曰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韓曰五年一巡狩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國語註胄謂丹朱也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韓曰舊本或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二字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微乎彼鳴乎莘者以焄蒿悽愴韓曰焄音

薰香氣烈蒿 悽愴見禮記 妖之滋者也天子以是問御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詩曰烝浪無狀而寓之丹朱 韓曰莽浪無根源也 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章矣

聘魯 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蚤日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匃發幣於大夫至負不免

又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二君而夭則

登年載奏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 周語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彊故不懽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

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淩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秦侈貪淩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郄至周語

郄亦作郤 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郄至告慶于周告慶舊本作獻捷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

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云云 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周語郤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襄公曰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奸仁爲佻姦禮爲蓋姦勇爲賊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左氏在晉語言免冑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韓日晉語厲公六年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二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又如此固已自異也郤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元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溪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乎及於禍晉諸與荊人戰于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註納取也室妻妾貨財吾嘗儲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從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鄭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議也已

柯陵之會 周語

孫曰柯陵鄭西地名

柯陵之會韓曰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單音善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錡音倚又音奇郤犨見其語迂犨蚩周切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國語註下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韓曰爽當爲喪喪二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

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招音撟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自魯侯曰至能忍之自立於儲亂至國武子皆新附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譏耶

晉孫周 周語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頃與傾同

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
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
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
之輿也勇文之師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
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
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韓曰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
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

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壯出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鬬 周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國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激有似於鬬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

求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
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
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二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
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
是也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記耶譊女交切不了晉早
卒立亦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不奚穀洛之鬭
而殺之也黃曰人君所畏者天惟天命可以警之今言三川之震付之不知殺
洛之溢可壅而不害則天自天人自人蘼所敬忌人主何憚而不為獨不見姚崇不信災
異卒開明皇狼天之心而為天寶之亂乎

大錢 周語

景王将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韓曰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

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名哭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泠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潘云射音亦赤射夾鍾之所生二〕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諾荅切音納出集韻〕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

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註曰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

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怠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 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周語註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忤行物無害生也 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 周語註也

可久樂也西夷也終成也終後終則奏故樂也言以象樂也吾無取乎而

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

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

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韓ㄱ國記

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黿及

折卞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

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

我有周之分野也ㄱ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

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三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註天黿刻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

姚王季之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姜

言出自天黿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野也

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

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

欲合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

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

爲諡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卒之自矣韋曰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

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方之國張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音王奧大將夾舞振鐸以爲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右憲左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大蔟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萇弘萇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爲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

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

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韓曰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虎僕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虎僕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韓曰吾友化光呂温也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化光古東周城銘並序云魯昭公三十二年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證以爲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兩居中本正拓闢開祚盛則陵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襲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鄭崇一城雖微遠獻實彼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昕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臨義下問無

天無神唯道是[?][?][?]必保國[?]必救求而不護乃以死徇與亡涓亂亢德非運罪之達天不可以訓升昇覽古慨然趙賁勤鉛類隅以勸大儀

其後牛思黯作訟忠（訟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思黯作此篇以美袁弘）袁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著夫當身逮及之誠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姑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

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
大不可方闘二國之存亡以汎民命不務乎
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
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畧之尤也苟
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
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
而死國難者幾何人難乃旦切士卒之熟練者衆
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逕
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

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曰觴酒豆肉未甞不分也云云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本仁次之勇次之貴曰子厚非魯公君臣不知治人而求卜於神是矣謂斷獄爲不足以戰則未必然傳者怒於一笑而齊使等觕者忿於一羹而華元敗救食馬者足以出秦繆公遺翳桑者足以救宣子事以一端言則言亦因之使治獄者不由公道其反非言怨結士卒一戰取勝安知無如羊斟之鄭乎東萊呂伯恭曰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我之時也何足逃我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子羔

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之若畀兇並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蓋比耶宗元乃曰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也形之屬宗元之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

躋僖公 魯語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韓曰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爲昭其次爲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爲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缺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子厚常謂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莒僕魯語

莒太子僕殺紀公韓曰紀公立僕及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弒之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魯語註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

非子之罪也乃舍之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日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

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韓曰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爲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偷後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羵羊 魯語

羵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 韓曰晉五行志六典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旡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元所滅近

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

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楛矢魯語

楛音苦

吳代越隳會稽隳國語作墮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

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

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

專車此為大矣韓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仲尼在陳有隼

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

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謹氏之隼也韓曰肅謹北夷之國砮石中矢鏃也乃乎切

自呉子已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

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音疲縷綦以爲奉孫曰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箇韓曰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稛綦也唐韻從来力集切集韻苦隕切自天下至歸已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

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

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乎以爲桓公之

伯不如是之弊也（黃已威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後仁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考管子之書若道魚鹽若賦金鐵若作錢幣若發商賈發實用京則弍璧也欲傾魯梁則服綈道發發諸侯之寶則多具石璧之欲下代王之衰則貴買狐白也朝夕役役惟利爲謀其用厚賂以交諸侯蓋市四鄰之權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乎厚圖誠齊人乎）

卜（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

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敺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又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晉語

與前代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者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韓曰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者陷使圖之申生以云云之云上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公使太子伐東山 韓曰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爲此行而觀之 孤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

狐突諫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自公使太子至果戰翟刪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戚襲也欒合伴御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覲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為我心晉語丕鄭曰我無心

是故重君亦君爲我心制不在我註我無 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爲我心以君爲心 里

克曰中立 同上里凡曰吾秉心以殺太子言 不怨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

手註之立不阿君 亦不助太子也 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

免

虢夢 晉語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 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知 之新附

非曰虢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

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晉語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韓曰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

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遂（韓曰暇謂不暇以宰為務也）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晉語註霍晉山名環繞也汪大也 韓曰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自君可無會至是皇 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

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 韓曰晉獻公寵驪姬旣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 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旣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自旣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無此四字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韓曰春秋威公二年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卒公

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韓曰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若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懲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韓曰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而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上

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韓曰屠岸夷晉大夫也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從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

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倀丑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覇斯福禍然耳一本禍作偶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本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哉笑於天下哉慄曰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下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許以與另之言而入足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晉語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終逢其咎狃女九切國語註輿衆也不歌曰誦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一本有禍字丕平音丕惠公二年殺里克丕鄭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偃晉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韓曰恭世子申生也

髴與臭同晉語作臭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

徵兮頌晉語作誦二七十四歲後也孫曰靡有徵一無有徵者若翟公子吾

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晉語翟作狄韓上翟公子重耳也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

乎家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

其魄兆於人矣孫曰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霸於諸侯其

耿光於民矣晉語耿光作光耿耿猶照也童云耿古迥切與炯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

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

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

以是故發耶一本作臭是

殺里克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韋昭曰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元註二公文公殺懷公于高粱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々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晉語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韓日晉惠公五年秦師伐侯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也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縶丁立切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適丁歷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

納有道以臨涖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畀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莫不作慕字）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

為侯伯則誰敢不眼夫如是秦之所恥者

亦大矣[illegible]一依集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至公下一本有

大中字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韓曰是從也春

取晉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而違義從利也甚矣

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孫曰初秦良晉晉所賞惠公號慶鄭曰數我璧鄭曰良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戴君遂土子秦秦既歸惠公惡公歸故斬之立稷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

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韓曰惠公來至蛾哲謂慶鄭曰君之止子

之讎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若亦將深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晳欲舍之惠公

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

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晉語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韋昭曰五鹿衛邑野

人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

其以戊申云乎也人國語作民晉語註塊墣也戊土也申寅大墣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

五鹿之入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前人疇

撫楚子以塊孫曰吳語楚靈王彷徨於山林之山乃見其涓人疇王撫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從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是怪乎

懷嬴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韋曰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爲懷公故曰懷亦歸嫁也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子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諸大歟苟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

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黄

國之命在禮人倫之教化左右於有國之初
子厚謂文公取國爲大綱懷嬴爲二過詰明
人倫立教化正始之大者也人倫不明教化
不正豈取國定伯何益於久遠哉雖公之納
懷嬴失矣然公悔過于報幾於聖賢用心則
在重耳者猶可予受今也安然據之可以吉
在國家社稷
尚無口乎

筮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
史占之曰皆不吉西空季子曰吉 晉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
吾死國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

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並焉是問則未矣李乍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悳公名渙

吾憶公名聞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史實沈之說贅矣韓曰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也晉語董因日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辰註公以辰出而參入

命官 晉語

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韓曰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也韋曰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韋曰遠官縣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氾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晉語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

鄭人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正云韓曰初晉文公過曹曹其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其狀是曹非鄭也而註云鄭使也昔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代之是又發而爲之辭効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宋鄭胡言之則是爹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効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盖其誤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嚴出如入則可矣䟽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而致之言善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漸之也信之遠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今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諸本多誤作宣子）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韋曰宣子趙襄子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識當（晉語宣子召而禮之告諸大夫曰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韓就為辱猶不可以

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 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晉語註則法也懼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育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晉語

集註盖本於此篇賢句書手之後有今左氏多為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之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為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盖此二篇然後公六卜七篇之文方是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韓曰鉏麑力士也賊殺也○鉏鋤魚切麑音倪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麑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

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一本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韓曰自君驕而下新附孫曰范文子范燮也鄢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欒武子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難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
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
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爲宄亂在外
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
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
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弒自昔
日至不忍俟也新附孫曰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

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支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若曰簡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語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自晉悼至司馬新附 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聞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

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戮也責曰以軍政論之發賞大賞貴小當殺雖貴重必戮之于刑上究也賞及卜童馬圉是賞下流也不責亘子而戮其使不論揚干而戮其僕已焉有禮又安得謂之智無章乎君子厚必請君命則又不然我擽之會問不容息方欲請之氣以決一戰而毋毋稟命是非失火之家必自大夫入而發救之乎

叔魚生 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揚食我生食音異嗣

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晉語註叔魚晉叔向母揚食我叔向子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

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欒盈 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 云云 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云 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 童曰掄擇也韓曰其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與盈之黨欒盈欒黶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七年弑厲公即

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爲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者大夫也○父音甫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冶良大夫也有功爲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晉語居三年欒盈晝入爲賊於絳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亂之無罪乎

新聲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畢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鷃　晉語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忸女六切怩音尼忸怩愧顏也）乃趣舍之（自晉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趣音要）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

所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恥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晉語）

秦后子來奔（后子秦景公之鍼）趙文子曰公子辱於弊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夕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五年也）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韋曰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咎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内傳曰入主偷必死亦陋矣左傳昭公元年民主偷必死

醫和晉語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名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晉語註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官猶官職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新附

非曰和妾入也非詐視攻慰之專（詐與詨同）而苟

及國家夫〻共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

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晉語）

（註諸侯服則專於色）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

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

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鯀殛于羽山化

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晉語註羽山之淵鯀既死而神化也潛本作能如來竹補音作乍能乃來切亦如字亦作熊音雄鯀與鯀同左傳昭公七年釋文音乃來音三足鼈）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孫曰中行偃子荀吳也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鼓白翟別邑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晉語注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自以城來已下新附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称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

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爲知非鄉之二者耶

具敖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孫曰范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韋曰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公名敖獻公之子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憖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年註公孫敖慶父子魯之君臣莫罪而見也

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 晋語

下邑之役孫曰下邑青之邑也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後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劉曰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任疾言我爲凶事猶人之有任疾相殺也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諫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

其言若蕙焉則滋不可 蕙徙對罪二切 拉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 韓曰史伯周太史也 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 韓曰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爲夏伯 豕韋爲商伯矣 韓曰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韋

彭姓之別封豕韋彭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韓芊音弭楚姓也自黎爲高辛至汾大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非同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乏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虞幕舜後虞思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堯之時祝融無間爲視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諫　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韓曰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慈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王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

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禪之流禍是好
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 楚語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芰菱也音技）將死戒其宗老曰（孫曰家臣曰宗老老爲宗人者）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祥祭也）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去羌呂切）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

之薦不為悠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芊饋而進芰、、薦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禮記祭義云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楚語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

祀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韓曰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童曰縱放也底著也滯廢也不振懼也楚語註已止也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誠縱放縱則

遂發滯離復恐懼也生生人物也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是取焉爾

左史倚相 楚語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潘云珩音行佩上玉也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自聘于晉至觀射父刪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覌之妄者亟覌音觀又何以爲實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吳語

伍員伏劒而死孫曰魯哀十一年死韓曰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起師以伐越王句踐句踐起師逆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受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吳王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劒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
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
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
以孥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計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既狂為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以即死是固
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胥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
不錄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
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允其繁蕪是
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

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蓋一本作反盤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補註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辭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之耳子厚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至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唐柳先生集卷之别下